

保山文化地图丛书

主编 熊清华
周 勇

保山古民居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保山古民居

ISBN 978-7-80695-605-2



9 787806 956052 >

定价：200.00元(共三册)

保山古民居

尚未消失
的杰作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保山文化地图丛书

编委：熊清华 李正阳 杨毅 黄玉峰 蔺斯鹰
解丽平 杨连 周勇 林德忠 段一平
赵玲虹 李明华 刘正龙 王华沙

主编：熊清华 周勇

策划：熊清华 周勇

文稿统筹：周勇

编务：赵玲虹 王华沙 苏加祥 何卿 张萍

保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图书再版编目 (CIP) 数据

保山古民居/熊清华,周勇编.-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1

(保山文化地图丛书)

ISBN 978-7-80695-605-2

I.保…II.①熊…②周…III.民居-古建筑-简介-保山市 IV.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6685号

保山文化地图丛书(保山古民居、保山古桥纪事、保山古村落)

保山古民居

主编 熊清华 周勇

责任编辑 蒋翼坤 张文璞

特邀编辑 赵海涵

装帧设计 素璞

封面封底设计 周靖荐

责任校对 陈春梅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印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95-605-2

定价 200.00元(共三册)

至爱极边

上个世纪80年代，当我以一个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工作者的身份，第一次走进高黎贡山西麓这个被称作南方古丝绸之路咽喉之地的腾冲县城的时候，这座古朴的县城给我的第一印象简直就是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当然，那时的腾冲也还带着拉斐尔画笔下的欧洲小镇苍凉的风格。这个虽然有些破败，但仍不失庄重和体面的小城，就像一个已经破落的绅士，依然不失风度，让人极易想起它昔日曾经有过的辉煌。我想，有这样一种特殊氛围的地方，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会有很多的文字对它的过去和现在作过记录，于是，那种急欲想读文字的感觉让当时还很年轻的我略显焦躁。在短短几天的调研中，我很快阅读了托朋友找来的《腾越厅志》，虽然无法了解这个边城历经两千五百多年发展历史的全貌，但我还是了解到了元代以来从马可·波罗、徐霞客、李根源到艾思奇等一大串与腾冲的文化和山水息息相关的名人。其中给我震撼最大的是，明末中国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这个中国东西地理分界线最南端的县城留下的“极边第一城”的种种说法。这个曾经在腾越大地上逗留了一个半月，把他一生中最后的旅程足迹留在这个祖国西南、喜马拉雅山南缘地区的似乎并不显赫的地方的古代奇人，难以想象的留下了三万余字关于山水景致的文字记录。对于一个走遍大江南北，阅尽人间仙境的人来说，能够把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文字留给在当时还被称作“蛮荒之地”的边境地区，一定有他值得记录的地方。那次80年代的腾冲之行，成了我难以抹去的记忆。

2002年底，我来到保山工作。当时我首先想到的也是腾冲，这个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给我以深刻印象，以后又匆匆到过多次的边城。从那时起到现在，一转眼四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四年前的那个冬天，是保山最美的季节，当我带着一份责任，以另一种身份（出任辖腾冲县的保山市市长）走进腾冲的时候，腾冲冬日的阳光像祖先宽大温暖的手，正漫不经心地抚摸着这块大地，只有腾冲才拥有这样的冬天；只有腾冲，才会给我这样的感觉，那个冬天的边城和乡村对我来说，似乎都浸泡在一种意味深长的日子里。我知道，腾冲在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几乎从来都是一个商贾云集、生意兴隆，马帮络绎不绝、马铃声声不断的边城。这个从极为普通的边地军事城堡一步步演变成市井气息浓重的“极边”城市，就这样极其平静地迎接了我的到来；这个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仍需要继续发展的“极边”城市，从2002年的那个冬天起，与我来说已经是一种责任。曾经有人针对腾冲这个地方说过：在腾冲，只要马蹄印上积满水，你无论何时都会看出一段历史触目惊心地映出人世的沧桑。那意思是告诉别



序

熊清华

人，这个地方虽然开化得很早，但有着沉重的历史负担。不过我这个人天生就有面对挑战的激情，每当想到要在这样一个拥有厚重历史、蕴藏丰富文化的地方工作，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甚至有一种极为充实的感觉。这是我对腾冲的至爱，也是腾冲对我的厚爱。

腾冲是两千五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川、滇的崇山峻岭中开辟的中国西南地区与外界联系的南方古丝绸之路这一纽带的重要结点，是中国通往外界最早通道上的最后驿站。在它还是民间商道的时候，就有川、滇以及缅甸、印度的贸易商人的民谣在这里传唱。在西汉元封年间，当王朝得胜之师乘余威开通博南山，渡过澜沧江，将王朝的边界在青藏高原的南缘地区向西推进的时候，南方古丝绸之路在秦汉王朝的经营下，终于在保山大地上很快成为郡县相连，驿路相接的官道。当时骑在马背上的商人们有这样的歌谣：“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这首最早见于史书的民谣，见证了南方古丝绸之路由民道转为官道的全过程，也暗示了腾冲这座边城兴盛的历史背景。正是因为有了一条从成都经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最后从腾冲出境的南方丝绸古道，而腾冲便与我有了一层机缘，即腾冲这个极边县城与我的故乡昭通有着“千里姻缘一线牵”的联系。故乡昭通是“蜀——身毒道”入滇的第一门户，保山的腾冲却是这条道路走出国门的最后一座城池。想起古代奔波在这条道路上的马帮和商人们在这一段路上行走，一定会有一种在家乡行走的感觉，因为今天，当我沿南方丝绸古道入滇的第一站昭通到出滇的最后一站腾冲，温暖无时不在，护佑无处不在。我从来没有过走出故乡的感觉，特别是历数保山、腾冲的名人、文化和自然美景，我总有如数家珍地自豪。

从西汉时的滇越始，到唐南诏时期改称腾冲府止，腾冲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真正走向繁荣却是明代以后的事。从元宪宗三年（1253年），府酋高救内附，到现在八百多年的历史间，腾冲在不同的时期设过司、州、道、厅、署等各种军政机构管辖边疆诸地，其间历代名人绵延不断，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和国内外先进生产技术的传递，人口结构、民族构成、经济社会状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加之资本主义的萌芽，使腾冲这个边境城市迅速开化，进入了名人辈出的时期。有人说，这种鼎盛是从明代起内地移民大兴办学之风始然，而我认为更多的应是那个时代起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以张文光、李根源、艾思奇、张问德以及“翡翠大王”张宝廷等为代表的各界名人，支撑起了腾冲“文化名邦”的美誉。因为有了名人，也就有了从明中期到民国时期二百余年间“七次修志”的壮举；有了和顺、绮罗这样中西文化兼容并蓄、和谐发展的侨乡；有了来凤山、宝峰山、云峰山、平峨山护珠寺等一大批文物胜迹；有了我每一次接近都始终感到赞





叹的全国最大的和顺乡村图书馆；有了今天既具江南风韵，也具边地风采的这座遐迩闻名的边疆历史文化名城。

很多人总是把像腾冲这样美丽和谐的地方想象成天堂，然后再把天堂想象成人间的花园，我也曾有类似的想法，但在腾冲，我不愿意仅仅把天堂想象成花园的样子，因为腾冲还有独特的文化，更因为还有那一块块价值连城的“绮罗玉”、“段家玉”或是“寸家玉”随处可见。清人陈鼎在其所著的《滇黔记游》中所说“玉出腾冲”，确实并不过分。如果说玉从缅北挖出的时候还是自然物件的话，那么在腾冲，经过工匠之手加工成各式各样的工艺产品之后，它就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或者变成了文化的符号，而那些边角玉料在铺筑巷道、镶砌厅堂的过程中，更使玉文化融进了腾冲百姓的生活。腾冲就这样一步步把玉变成了文化的瑰宝。可以说，缅北的玉石不但为古道经济的繁荣默默地作出了贡献，也为丰富腾越文化的内涵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由于对文化的情有独钟，面对如诗如画的腾冲，除花园之类的想象外，我更愿意像阿根廷伟大诗人、思想家博尔赫斯一样，把天堂想象成被文化重重包围的世界。

如果说文化的形成要经历漫长的岁月，只有在那些我们所经历过的事件从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模糊，图书里的文字渐渐从这块土地上的普通民众的眼前消失，文化才有可能越积越厚的话，那么腾冲的山水景致却是如腾冲的玉石（翡翠）一般始终精妙可人，不然徐霞客就不会在三百六十八年前的明崇祯十二年，刚刚踏上这片土地就恋恋不舍，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边城逗留月余才肯离去。这个五十一岁的在那个时代已算是老年人的旅行家，为什么会对当时还被称作“蛮荒之地”的腾冲边城如此钟情，我想除了腾冲的人好，腾冲的文化厚重，更多的应该是犹如碧玉般的腾越山水。徐霞客的那些记录腾冲山水景致的文字，能够历几百年经久不衰，让一代又一代经历迥然不同的人都格外喜欢，除了那些在作品中超越了时间的东西之外，我想更能让人们念念不忘的还是他所描述的那片曾经被他的双脚丈量过的土地。我敢肯定，直到今天，没有几个人在腾越大地上比徐霞客行走得更投入，没有几个人像徐霞客那样对腾冲的山水依恋至极，不然他的文字就不可能逾几百年之后，还引领着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思维轨迹不断前行。

徐霞客记述腾冲山水文字所穿透的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力量，经久不衰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走进腾冲大地的人。他以一生的辛劳、一生的奋斗，一生的孤独，一生的痛苦，在这个极边的地方写下了举世无双的文字，让世人品味了三百多年，陶醉了三百多年，思索了三百多年，仰望了三百多年，甚至受益了三百多年。三百

多年来，腾冲不仅活在高黎贡山温润的环境之中，更是活在徐霞客绝妙的文字里。无论是民谣中传唱的“好个腾越州，十山九无头”的关于火山的描写，还是“风水交迫，喷发若机，声如吼虎”的关于“一泓热海”的记述，都深深地植根于《徐霞客游记》的基因里。从徐霞客的文字，到历代描述腾冲的民谣诗赋，我们都可以看到腾冲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这片用太平洋的气息和印度洋的气息共同滋养的土地，你每走入一回，都能在甜润的空气中体会到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一种辽远、恒久、苍茫的美。在这里，你可以想象东亚的鲜花和南亚的绿叶在一起慢慢老去的那种永恒的时间之美，那是一首犹如古拉尔德斯作品《堂塞贡多·松勃拉》中描述的南美高乔人生活的牧歌。面对这首沧桑中不失美丽的牧歌，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人总是用那种淡淡的语气在向我讲述，既无悲无喜，也不绘声绘色，重要的似乎只是想让其血脉和文脉一代又一代地熔铸进这片如画的土地。

我曾经跟人说过，爱一个地方，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某段历史在这个地方逝去，然后让你的新的历史再在这个地方的一块泥土中一天天长出来，越是长成苍天的大树，你越有爱这片土地的权利。从上个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踏进腾冲的近三十年来，我不断地从《徐霞客游记》中读到腾冲大自然的柔美，从《腾越厅志》等地方文献中印证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走过的历史弧线。在我的眼里，时间与空间，在这里交迭出那么多丰富的景致；实证与追怀，在这里融揉出这一块厚重的土地。更为欣慰的是，今天这块美丽的土地正在焕发出勃勃生机，我敢说她的未来一定会更加楚楚动人，一定会更加诗情画意。在腾冲和顺荣获“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之后，我多次陪各方友人到和顺参观游览，面对图书馆气宇轩昂的建筑群，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民国中期图书馆成立之始的那幅“千秋事业书中史，万国风云座上观”的秀才题联。从一个乡间秀才的人生境界，我仿佛看到了腾冲更加美好的未来指日可待。

这几年来，为了使万里古道在保山发挥作用，二百四十四万各族人民正在奋力开通连接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为了使千年古城在边陲再放异彩，二百四十四万各族人民正在打造滇西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保山各族人民正竭尽全力，为边城美好的明天而奋力工作。每当我走过这里的古道深巷，走过宽敞现代的大街，看着这片生机勃勃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土地，我自己隐藏了许久许久的在寂寞孤独过后的幸福从心底慢慢地流淌出来，溢满我的世界。我不知道我自己正在走过的历史是否能在这一片土地的某一块泥土中一天天茁壮成长，是否能长成苍天的大树，但无论怎样，谁也无法抹去我爱这片土地的权利。

至爱极边。这不仅仅是一个词组，更是我内心深处时时都想发出的一个声音。我深深地爱着她的过去和现在，更深深地爱着她的未来！

保山书院	1
密布古城的马店与堆店	5
晏公巷	10
四牌坊	12
金鸡古戏台	20
戏楼：在岁月中静默	24
马家大院与水寨最高统治者的身世之谜	42
南诏家庙	47
老营李家大院与它的历史岁月	54
驰名中外的卧佛寺	59
玉皇阁：保山道教古建筑群	62
梁金山故居：充溢着历史烟云的老屋	64
邓子龙与易罗池湖心亭	69
武侯祠游思	72
状元楼怀古	75
尚未消失的腾阳会馆	79
王宏祚与梨花坞	81
保山古城牌坊	84
和顺老屋	86
风雨和顺图书馆	91
和顺宗祠	96
腾冲规模最大的民居建筑——洞山洞坪村许 姓新房子	109
珠帘画栋今犹在——走近腾冲热海社区水映 小区部分古建筑群落	112
绮罗老宅——每一块瓦当下都有一个传奇 的故事	117
走进“西董”	125
韵雅何处——腾冲洞山寻古	133

洞山儒商张正居宅	144
娘娘庙	147
寻找失落的辉煌记腾冲县腾越镇朝阳村	
倪家堡老房子	153
鲁家大院	158
毛寨赵家老屋	169
明德大河坝锁水阁	176
三台楼	178
“洲同置衙”故居	179
董家沟28号	183
摩苍故事	186
蒋氏宗祠	192
朱家大院，象达历史的沉淀	194
老屋春秋录——隐藏在高黎贡山深处的故事	197
张家大院——溢满酒香的院落	205
姜家塘古宅	207



保山书院

段一平

在说保山的书院之前，让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书院的历史。

历史上，中国的教育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官学，另一种是私学。官学，即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需将巩固地位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传授给集团内的吏，这种教育是由官府创办的，因而叫官学，官学的教育对象仅限于集团内部，所谓“学在官府”，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力的。私学，即由私人创办的教育。毫无疑问，比之官学，私学具有更积极进步的意义，它不仅使普通老百姓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实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而且先生还可以自由地向学生传授自己的学术思想，有利于学术争鸣的良好氛围的形成。但私学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即它没有固定的教育经费和固定的教学场所，这就给私学教育的长久延续带来很大的困难。孔子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学中度过，没有固定的教学经费，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生活贫困，四处漂泊，因而在他疲惫的闭上眼睛之后，他所创办的私学也就停止了。

那么，私学如何才能长久延续呢？从私学诞生的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摆在文化人的面前。

私学是在春秋末期诞生的。私学诞生之后，与官学一道，经历了同衰同荣，或一枝独秀的漫长的发展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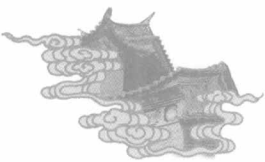
秦代，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消禁政策，官学私学都遭到扼杀。

汉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活跃，官学私学共同发展。朝廷设立太学，个人讲学的地方被称作精舍。

唐代，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举制度的确立，使无数有志青年走出家门，走进官学或私学去寻找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途径。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纸张发明以前长期以竹简丝帛作书籍的历史，书籍的大量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大批读书人、官商大户开始大量收藏书籍，那些藏书的地方，读书人把它叫做书院，书院一词就是这时在中国出现的。

中唐以后，朝政衰微，官学没落，私学却像春风细雨，悄无声息地在中国的大地上蔓延。

唐末宋初，政治动荡，战争连绵，官学倒闭，私学在战争的风烟中艰难地延续着。为了躲避战火，大量的读书人遁迹山林，借助僧道的庙宇，请来饱学之士设堂讲学。随



之，那些藏书颇丰的文人雅士、官吏富户，也将大量藏书运入山中掩藏，于是，一座座酷似寺院的院落在青山绿水间拔地而起，这些院落，除藏书之外，读书人还从僧道的寺院搬出来，住进去读书讲学。

但战争并不是十年八年二十年结束的了，与僧道们分食斋饭或穿越战争的风烟千里迢迢运送吃用开销到山里来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那些安平守道的读书人便很自然地选择了在教学读书之余开荒种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的方式来继续文化的传承。与此同时，那些学识与人品俱佳的文化精英被读书人推举出来，负责院落的教学与日常生活管理。这样的人，读书人给他取了一个充满野性的名字——山长。另一些优秀的读书人也被推举出来参与院落的管理，分别以监院、首事、斋长名之。

应该说明的是，那些院落里的读书人开荒种地，自己养活自己的历史并不太长，因为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当战争结束，读书人应该回家安心读书的时候，忽然发现眼前这些坐落在青山绿水间的酷似寺院的院落，原本就是自己的精神的家园，是最理想的读书场所。于是，他们将开垦出来的田地出租，用出租所得来维持院落的教学与日常生活，那些出租的田地，读书人把它叫做学田，一些地方官吏，乡绅名儒，也将自己的部

永保书院的位置，在现在的兰城路北端的明强商场内，因书院在此，因而在过去，华泰大厦至明强街这一段的兰城路被叫做书院街。 段一平/供图



分田地房产捐献给那些院落做学田学产。这样，读书人便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和固定的教学场所。

至此，私学便走过了它从诞生到完备的发展过程。这种完备之后的私学，文化人把它叫做书院。

书院的本质是民间的和自由的，这种本质，在山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山长是文化人根据自己的文化与人格标准推举出来的，山长不领政府的俸禄，不受政府的调遣，既是书院的管理者，又是书院的主讲和某一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向学生传授自己的学术思想，完全凭借个人的学识和道德操守立世。但进入元代，书院以及山长的这种性质开始有了变化。如元代，朝廷不仅兴办书院，封山长等书院管事为学官，按期发给工资，而且还为肄业弟子分配工作。明清时期，书院或官办或官民合办，山长也由地方官员兼任、聘任或由地方士绅推举。这时的山长基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人格，甚至挂一个名空捞一份俸禄也是有的。

书院自唐末出现到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止，共存活了九百余年，在这九百余年的书院历史中，中国出现过许许多多有名书院，如北宋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南宋的象山书院、丽泽书院，元代的东坡书院和明代的关中书院等等。作为政府教育之不足的补充，书院培养了许许多多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如理学家程颐、程颢、朱熹，哲学家王阳明，文学家范仲淹等等。当然，也出现过许多名垂千古的山长。

书院是明代中后期从中原走到保山来的。

保山最早出现的书院叫正学书院，民国《保山县志稿》说：正学书院，“在明伦堂右，嘉靖四十二年，知府杨朗即倾圮饌堂、号舍改为之。此为永昌书院之始。”据考证，明伦堂，在今保山实验小学内。

此后，保山先后又出现了保山书院、见罗书院、九隆书院和永保书院。

保山书院，“在明伦堂左，嘉靖四十二年知府杨朗建。盖正学、保山，为府、县两书院也”；见罗书院，“在府城，兵备按察史李材，别号见罗，备兵时（万历十一年前后）集郡邑吏士讲于黉学，相从者众，谋筑宫而师事焉，知府陈严之、副总兵邓子龙捐俸买民居建。天启三年，巡按御史罗汝元，檄府司重修，郡人闪继迪为之记。雍正通志曰，久废。”九隆书院，“在府城内县学明伦堂前，康熙三十八年知府罗伦建。乾隆府志曰，乾隆四十五年，典史李蕙重修。知县李芳华、张福昶、顿权先后捐置田产，年收租谷子17石作膏火之资。”

从上述民国《保山县志稿》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书院从中原走到保山，书院已



经从山林走到了城市。书院的独立自由的本质已经丧失，而处于官民合办的阶段。

保山的书院，较有影响的是永保书院。

永保书院最初设在城内马里街，是乾隆三年，知府徐本仙、知县张福昶捐款兴建的。到乾隆五十五年，可能是知府陈孝升觉得书院建在马里街过于热闹，有悖于书院遁迹于山林深处的本质，于是将书院移到林木葱郁的太保山东北山麓，嘉庆二十五年，知府刘彰宽又将其改建在拱北门内旧镇署，不知什么原因，在刘彰宽任内书院的迁建没有完工。道光二年，知府伊里布继续建盖，还是没有完工，道光三年，知府宋湘继续修建，才最终落成。

宋湘，广东嘉应人，翰林出身，道光二年任永昌知府，《保山县志稿》说他“遇事有定见，人不能欺，亦不忍欺。下车，以兴文为己任，改建书院极宏阔，讲堂可集生童五百余人，书舍两厢，前门后院俱详整。于院西南隅构明太史杨升庵祠。”

坐落在拱北门内旧镇署一带的永保书院应该是一个理想的读书场所，这从宋湘所作的《永保书院碑记》能够感受得到“……地敞以清，应文明，谐众志也。楼五间，仍其旧葺新之。翼以左三间为厨、右三间为厅，承以十二间为学舍。敞其中为讲堂，梁以九，深四丈，广六丈，棚广如其堂，可坐士三百人。前为仪门又前为大门，立峻壁照之。左右棚门，外围以墙，量地凡袤四十三丈，广三十一丈，南墙壁之外为圃，袤如之，广有差。可艺可宅，岁入其值，以助膏火。”

光绪年间，永保书院设山长一人，由地方政府在绅士举人中聘请，任期一年。光绪初年，举人较少，因而有连任数年的情况。“山长、学生，均不宿堂授课，惟每月地方官于考课日，到书院点名、发卷、出题，山长出席奉陪。应课诸生，至晚交卷于官属，山长每月考课一次，名为堂课，堂课膏火，每月每人发银三两，课卷由应课诸生自备。山长每年束修纹银

一百两，由膏火款项中支出。”永保书院膏火之资主要来自学田，地方官员、士绅捐款，以及书院从马里街迁至太保山东北



位于今保山第一中学内的永昌府学大成殿。

段一平/供图

山麓时，各厅、州、县的捐款以及因公罚充款项支出书院建设费用之后的剩余。据《永保书院田亩碑记》记载，永保书院学田主要有知府徐本仙、知县张福昶建永保书院时置买的靖边乡八甲田，租三石；太和里二甲田，租十石；城北里二里田，租四石五斗；乌都寨田，租十九石一箩，以及己卯年购得的板桥哨北汉庄田五分共计三十九丘，年租谷一百一十石五斗，价值一千四百四十一两七钱五分。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永保书院先后改做中学堂、小学堂和保山县立中学，1942年5月4日，日机轰炸保山城，县立中学随搬离书院到今隆阳区西邑乡石龙坪村，永保书院作为教学与藏书的场所的历史从此结束。

永保书院的位置，在现在的兰城路北端的明强商场内，因书院在此，因而在过去，华泰大厦至明强街这一段的兰城路被叫做书院街。

我对永保书院旧址的记忆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但那时，永保书院一带是保山地区动力机械厂办公室和职工宿舍。在现在的明强商场临兰城路那一幢中式屋架房屋与南边临街的那一幢房屋之间，有一条与兰城路垂直的深深的巷道，走进巷道，左边是背对巷道的高高的米黄色的山墙，右边是背对巷道的有上为半圆下为长方形窗户的平房。巷道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阴暗的潮湿的。沿着巷道自东向西走，到尽头，向右拐，走进一个三合土地面的篮球场，篮球场西边是职工宿舍，东边是房屋山墙，南北两边是砖墙壁，晚上，这个篮球场上偶尔放电影，我们像赶街一样去看。当时的电影主要有《南征北战》、《海岸风雷》、《秘密图纸》等等。至于书院，我们已感受不到一点点气息。

密布古城的马店与堆店

段一平

众所周知，西南丝绸古道是比西北丝绸古道还要早两个多世纪的国际通商大道，它是这样由我国西南通向南亚、西亚及欧洲各国的：从成都出发，一条往南，经乐山、宜宾、昭通、曲靖、昆明、大理到保山；另一条往西南，经西昌、姚安、宾川，在祥云东与前一条汇合后到保山，还有一条，从越南河内沿红河逆流而上，经河口、建水、通海至昆明，与第一条汇合后再到保山。离开保山，一条往正西，翻越高黎贡山，经腾冲通往缅甸、印度直至欧洲各国；一条往西南，经龙陵、芒市通往缅甸直至西亚、南亚各国；一条往南，经施甸姚关、镇康通往缅甸乃至东亚、南亚各国。还有往东南通往祥



云、临沧、往西北通往漕涧、贡山等等众多的支线。从这些地方，以及从缅甸、印度、南亚、西亚及欧洲各国进入我国，也由此道。如此，保山是西南丝绸古道的交通枢纽、必经之地。作为“中国西南方与天竺、大秦等国通商的大城市”（范文澜：《中国通史》），历史上的保山城有众多的马店、堆店和客店。

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保山城内依然马店林立，主要的有南门街的品盛马店、朱紫街的福兴马店、下水河的尹家马店、大北门街的恒义马店和上水河的宝兴马店。

张发品老人即是当年上水河宝兴马店店主，也是保山城内至今依然健在的唯一的当年马店经营者。老人生于1904年。老人告诉我，他六岁就跟父亲从老家汉庄灰窑进城，在南门街租王家的房子开宝兴马店，地点在现在的隆阳区税务局隔壁。王家的房子很宽大，有三进，每进都是三厢四耳，后面还有一块很大的菜园。住宝兴马店的马帮，多是往来于腾冲、永平的大马帮。马帮赶早不赶晚。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马帮就陆续来了。从腾冲方向来的，从南门进城，直接进马店，从永平方向来的，从东门进城，过三牌坊、袁氏街、同丰街，再进马店。马帮一般都带有狗，狗跑在马帮的前面，先进到马店，看见狗，店主便知道马帮到了，并且见狗便知道是哪个锅头到了。于是赶紧做准备工作：拿洗脸毛巾、木盆，往井里吊水，摆好柴火。马帮进到院场，赶马人先从马身上卸下驮子，一架挨一架一字摆齐，然后把马赶进马圈。开始喂水、喂草、喂料。草要几把、料要几升，一一告诉店主，店主点了草撮了料一一送来。喂了草、喂了料，赶马人才开始做饭。有专门的灶房，店家为马帮提供柴火。米、菜、罗锅，赶马人自带，马帮有专门的伙食驮子。马店灶房里有一个个火塘，赶马人在火塘的两根铁棒上架起两只罗锅，一只焖饭，一只煮菜。菜是一锅汤，萝卜、白菜、青菜、芋头……煮在一起，但一般都有肉，不多，一人一块，饭菜熟了，在火塘灰里焙



宝兴马店店主百岁老人张发品。近日，他把“宝兴店”三字添写一新。从此我感到，老人对自己的那段经历很怀念。

段一平/供图

几包胡辣椒，用筷子在手心里攥碎了，往汤里一撒，然后一千人就围着两只罗锅热气腾腾的吃饭。吃完饭，就开始睡觉。虽然店家提供客房，但一般只有马锅头住，其他伙计则睡在驮子下面，这一来为夜间看守驮子骡马，二来为夜里喂草料方便，一般夜里都要喂牲口两到三次，三来为省钱。在驮子下面歇，先在地上铺一层稻草，稻草上面铺蓑衣，蓑衣上面铺毡子，人钻进去，躺在毡子上，盖上毯子就睡了。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赶马人就起来了，喂牲口、煮饭，吃完饭，付了草钱料钱，马帮就上路了。往腾冲方向去的，从南门出城，往大理、永平方向去的，过同丰街、袁氏街、三牌坊，再直下，从东门出城。马帮走后，店家开始打扫卫生：扫院场，把马屎撮了倒进马厩，打扫灶房，把火塘里的火灭掉。从马帮进店起，火塘里的火就一直燃着，直到马帮离开。

张发品老人说，宝兴马店不仅住马，也住人。东南边的西邑、丙麻，南边的辛街、由旺、姚关，西边的蒲漂、杨柳的乡保长就多住宝兴马店。乡保长都带有随从，他们的马是不需要稻草的，要青草，所以一到下，随从就到街上去买青草。那时的保山城，中军街口（现在的市政府门口一带）、下水河口都是卖青草的地方。乡保长一住就是几天，加上一般的散客，所以那时宝兴马店客人不断。客人中，有连吃带住的，一人一天收六毛钱，有只住不吃的，叫干号，一人一天收一毛钱。马帮住店，人马不收钱，只草料收钱，稻草两三分钱一把，料两三毛钱一升。所有马帮住店，都不收钱，只落得马粪，马粪槽在马厩里，隔段时间，就有附近的农民来挑，适当付一点钱。

张发品老人说，他母亲是一位很能干的女人，虽然裹着小脚，但能写会算。每天早上，早早的，两大提篮菜就买回来了，有时菜多，一人提不了，就请卖菜的帮着送来。不多时，一两桌饭菜就做出来了。当初是他父亲掌店，但到后来，他父亲就只需动动嘴了。到南门外、湾子、响水沟买稻草，到东门街买料豆，都是他去。买了自己挑着回来。后来他家有了三首马，他又赶着到杉阳驮盐巴、百货，到腾冲驮棉花棉纱。马是素常积下来的，歇店的马帮有病马或是摔伤扭伤的马，不能跟随马帮一同上路了，便留下来，抵店钱，他们就把它病治好了，养肥养壮了，然后就开始驮货。

张发品老人说，他家门在南门街租王家的房子开马店只开了十多年，原因是梁金山买了王家的房子，他家就搬开了，搬到上水河口，现在的正阳南路与上水河相交所形成的十字路口西北角，租靖家的房子继续开马店，到“五四”被炸头一年，他家卖了三首马，加上多年的积蓄，买了上水河岸边的一片地，盖了马厩、住房，继续经营马店。由于多年经营马店，有许多老客户，加之他的三个孩子渐渐长大，身边有了帮手，因而马店生意十分红火。张发品老人向我描述说，那时他家很宽，南面是住房；西边，靠南边是住房，靠北边是马厩；临河，中间是一道石板桥，有三块青石板，桥的两边，沿河